

八千里路雲和月

徐哲甫

——敬悼劉玉章上將軍

半年多來由於久咳體弱，朋友之間殊少往還；尤以劉麟公——我最敬愛的長官，雖然知道他因病住院，也一直沒有去看他。到了中國國民黨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，我開會回來，本擬前往醫院探望，向他報告一切，不料四月六日到慈湖調陵，沿途受點風寒，又就誤了幾天，以致麟公於四月十一日溘然長逝，竟未能見到他最後一面。內疚於心，哀痛不已！

劉玉章將軍，字麟生，我們平常都稱他麟公，但提到他的「常勝將軍」雅號，和「光頭將軍」的暱稱，則更是無人不知。無人不曉。麟公一生戰績輝煌，聲名煊赫，領袖倚重，袍澤敬仰，其豐功偉業，自當垂諸青史，勿庸我來贅述。但我親炙教益，十有七年，麟公之嘉言懿行，至今記憶猶新，故於悲痛之餘，追記一些往事，俾彰幽德，而誌哀思。

牛肉小館的小故事

民國三十五年春，我于役瀋陽，買了一部舊的意大利菲雅特小轎車，屬於迷你型，類似西德的「烏龜車」，車身外壳是天藍色，內部是大紅色，看起來相當鮮艷。有一天劉麟公派人前來找

我，他說麟公很喜歡我這部小車子，問我能不能割愛，當時我毫無考慮，立即答應，但因麟公不在瀋陽，以致未能謀面，從此他轉戰撫順、安東等地，雖慕名已久，始終無緣識荆。民國四十年初夏，我在聯勤總部供職，一天中午約了幾位同事到附近一個高麻子開的牛肉館吃牛肉泡饅，房間很小，只有一張空的桌子，我們剛要坐下，高麻子就來阻止，他說：「劉玉章將軍馬上就要過來，這個位置是他事先定了的，請各位等下再來好嗎？」話音未落，劉麟公同兩位客人已經站在門前，但聽他對高麻子說：「他們打一次牙祭不容易，而且他們還要上班，就讓他們先吃好了，我們停會再來。麻子你要記住，對客人千萬不要無禮。」麟公說完就同客人離去，使我連一個說聲道謝的機會也沒有，不過他這種愛護袍澤，體恤幹部，謙沖慈祥的大將風範，已經烙印在我的記憶裏，永遠不能忘懷。

鼓勵屬下以誠以恕

直到了民國五十三年十月，我奉調警備總部擔任入出境管理處長，才有機會追隨麟公，親炙教益，他那時是警備總部上將副總司令兼軍管區

副司令。一天晚上我輪任高級值勤，麟公也在部內處理要公，為了一件案子，他派人找我去談，這是我向他當面領教的第一次，由於他的態度慈祥，談吐幽默，不像我想像中的叱咤風雲人物，所以我也毫無拘束，如沐春風。記得他曾對我說：「聽說你到差前，曾經閉門三天，熟讀法令，到差後立即提出改進意見，決定三天發證，每日公告，而且做到櫃台作業，便民利民，頗為難得，很像我當年那股傻勁。不過你的工作，接觸面廣，業務繁重，既要安全，又須便民，因之凡事應該審情度理，鎮靜沉着，以你的才具和幹勁，我想一定會幹得有聲有色的。」麟公在副總司令任內，雖然不管本處業務，但是我每逢遇到困難，或有空閑的時候，總要到他辦公室請教問候，面承指示，他常說我的性格和他相同，口快心直，急不擇言，容易得罪朋友，因之他曾寫給我一張條諭，文曰「大其心，容天下之物。虛其心，受天下之善。平其心，論天下之事。潛其心，觀天下之理。定其心，應天下之變」。可見麟公老年修心養性工夫的深厚，我也一直把這幾句話作為我的座右銘，常自反省。

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麟公繼陳養公之後，

接任台灣警備總司令，因為業務關係，接觸更多，他一再告訴我：「你仍照以前一樣，大胆的幹，我絕對信任支持，所以你們的公文，我都是閉着眼睛就批了的」。由於他這樣知遇，我當然格外小心勤奮，每天除了緊急和重要公文隨辦隨呈外，我並且備有「工作日誌」，不定期的呈送麟公核閱，使他對本處業務能够全盤了解，過去我對陳養公等我的長官，也是如此，自然相當辛苦，麟公也非常重視，很多批示，都慰勉有加，且多驚語佳句，使我獲益良多。記得有一次一位高級軍官爲了替人辦理出境案件，罔顧法令，強余所難，出言不遜，咆哮半天，我曾在「工作日誌」上擇記其事，麟公閱後，特加眉批，內有「其直在我，雖侮不辱，以情恕人，能忍自安」等語，雖寥寥數句，仁恕之道，盡在其中矣。

宴席之間且說真理

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下旬我突然奉到命令，調任台灣省政府安全處長，規定十月一日生效，當我向麟公報告時，他好像很激動的樣子，停了一會，才說：「這事我早知道，陳主席養公那裏，我也報告過，一再的挽留你，說明你的工作重要，不能離開，但他是我的老長官，你又跟他很久，他一定要調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，不過我已向他表明，上級什麼時候派人接你，你才能離開，我是不會推荐任何人的。」因之我到十月四日才到省府接事，由於我所遺的入出境管理處長職務，無人接替，只好向陳主席請假，仍回警總辦公，一直拖到十一月中旬，我才正式前往省府銷假到

差。麟公對我的信任愛護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我到省府後，每次回來台北，一定要先看麟公，而麟公每去台中，也一定要通知我見面。嗣於民國六十一年省府改組，我回到台北，工作比較清閑，見面機會更多，最初幾年我還能陪他打高爾夫球，後來我因心臟病關係，體力不濟，無法相隨，但遇有朋友小聚或宴敘，他還是拉我參加。我因為遵守長官部屬分際，在許多場合中，不免有些拘謹，麟公常以此責我，認爲長此以往，我的生活圈子一定會愈縮愈小，馴至寂寞無伴。他還說跟朋友往來，只要「不與居積人爭富，不與進取人爭貴。不與矜飾人爭名，不與少年人爭英俊，不與盛氣人爭是非」，什麼朋友，什麼場合，都可以坦然處之，用不到顧慮太多。知我誨我，這樣的長官實在太難得了。而今將星殞落，哲人其萎，麟公已離開我們，再也不能隨侍左右，聽他教誨，言念及此，曷勝依依！

球場戰場英雄氣概

前幾天唐榮公司董事長郭執中先生曾在電報上報告麟公生平，特別指出麟公做事是一板一眼

，特別認真。這話一點也不錯，從一些小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出來。有一次我隨他在國華高爾夫球場打球，天降小雨，氣壓稍低，我實在打不動，桿桿落在後面，迫不得已索性揹着桿子跟着他走，不料麟公立即止步，並且正顏厲色的說：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？像你這樣無心求勝，使我勝亦不榮，何況一件事的成敗，繫於最後一秒鐘的努力，明知不可爲而爲，才是英雄豪傑的行徑，你還年輕，戒之戒之。」由此可知麟公之所以被譽爲常勝將軍，及其功業彪炳，實在是其來有自的。麟公自己也說：「在多次戰役中，不能說每次都是勝利，但確屬從未敗北」，其所以能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誠如陳邁之教授所說：「全在於智勇兼備，術德雙修，定力堅毅，身先士卒」，對麟公來說，實爲定評。又麟公所著「戒馬五十年」之「戒馬五十年經過地區路線略圖」中，除綏遠、內外蒙、新疆、青海及康藏而外，麟公足跡幾乎遍及全國，抗戰勝利後，且到越南接收，豈僅八千里路雲和月而已哉。一代名將，與世長辭，緬懷往事，實不禁悲從中來！

編輯報

廣告

△楊兆青先生「蔣碧微生死戀」本期全部刊完，全文正在增訂整理中，一俟整理完竣後，即出刊單行本，敬請讀者注意本誌出版廣告。

△本期稿擠排校不及，王森先生「精于銀行的秘密」陳嘉驥先生「東北壯遊」吳國柄先生「江山萬里行」以及趙宗鼎先生、蔣君章教授

等大作均延至下期刊登，敬請讀者鑒諒。
△本誌一七一一期第三頁上段圖片說明應爲：「雷根（右二）偕夫人（右）與好萊塢歌影星瘦猴法蘭克·辛那屈拉」合影。

△鄭彥棻先生「五四運動與國父思想」一文寄到時，本誌五月號已在裝訂中，無法刊出，延至本期發表，事非得已，謹向作者致歉。